

## 凝眸长沙

■杨晓杰

读研时的导师是湖南人。在学校的那些年，他讲课时偶尔会冒出一两句长沙话，比如把“下去”说成“哈克”。

有一回课后，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办公室请教论文上的事，发现他办公桌后的书柜上摆着一张照片。他见我们好奇照片，便拿来给我们瞅了瞅。照片是他年轻时在湘江边拍的，年轻时的他站在橘子洲头，身后是晴朗的天。

他跟我们说：“你们空了，可以去一趟长沙走走、看看。”

那年秋天，我去了。到长沙的第三天，我才去橘子洲。不是不想早去，是怕人多。挑了人少的下午三点多，太阳斜着，江面泛着光。

站在问天台往下看，“湘江北去”这四个字从课本里跳出来，变成眼前的水。水流不快，碧绿碧绿的，江面宽得让人发愣。

橘子洲头有块石碑，刻着那首词。我站在碑前，看了很久。想起1925年的那

个秋天，伟人毛主席在这里，看着江水。

在纪念馆里，我看到一张照片，黑白的，模糊不清，但我知道这人是陈树湘。照片上是一条江，江边立着一块碑，碑上刻着四个字：断肠明志。

陈树湘的故事我在书上读过。湘江之战，他率六千红军阻击敌军，掩护主力渡江。弹尽粮绝，受伤被俘。在担架上，他把手伸进腹部伤口，绞断自己的肠子，死了。

书上写的是“壮烈牺牲”。站在照片前，我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：他躺在那副担架上，看着头顶的天，想的是什么？那天的湘江，水是什么颜色？

一日清晨，我和几位友人约好去岳麓书院。书院的门票是一张薄纸片，印着简单的字。检票口的老人在看手机，头也不抬。

跨过门槛，世界忽然安静下来。外面的车声还在，但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。院子里有几棵老树，树皮皴裂，不知长了多少年。我伸手摸了摸，粗糙的，凉凉的。

书院里，不少屋子开着门，里面摆着几张矮桌，桌上放着砚台和毛笔。有学生在临帖，一笔一画写得很慢。我从门口经过，他们没抬头。

从书院参观出来，我才发现大门两侧上的对联——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，我看了很久。我在想，这千年来，有多少人与我一样，站在这里抬头凝望它。书院里，有些人后来成了“材”，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名字。但他们都在这里坐过，读过书，摸过这些柱子。

午后，我们去了湖南省博物馆，想去看一看马王堆。进去之前，我没想过会在一具尸体面前站那么久。

辛追夫人在玻璃柜里，隔着厚厚的玻璃。

灯光打在她身上，暗黄色的。皮肤皱缩，贴在骨头上，五官还看得出来是个老人。嘴微微张着，像是在睡，又像是有话要说。

我在玻璃前站了很久。周围的人来来去去，有人拍照，有人小声说“真的假的”。我没拍。我一直在看她的手——

十指交叠，放在腹部，指甲还在，薄薄的，灰褐色。两千多年了，指甲还在。

讲解员说，出土时她全身湿润，皮肤还有弹性，关节可以活动，内脏完好。打开棺椁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

杨绛说：“日升月落，总有黎明。”我站在玻璃柜前，想起这句话。但我想的不是“永恒”，而是“日升月落”本身。这数以万计的日升月落，她一个人躺在这里。

离开长沙那天，我又去了一趟湘江边。早上六点多，江上有雾，对岸的岳麓山看不太清。有人在晨跑，有人遛狗，一个老头坐在江边石凳上，一动不动，看着江水。

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。也许什么也没看，只是坐着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火车开动时，我翻了翻手机相册，照片不多。有一张是在岳麓书院拍的：阳光照在青石板上，板缝里长着一小撮青苔，绿得很淡。

我想，这就是长沙了。

## 背影

■赵欣琪

人这一生似乎与背影相伴相随，我望着一个又一个背影，就像是送别了一位又一位“故人”。

我想不清楚，为什么人总是要背对着分别？只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轮廓，像一团黑影缩为一滴墨汁，最终消散为一片空白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离别总是那么快，那么决绝？我总是忍不住回头，可面对的，却是一堵又一堵冰冷的“墙”。诚然，他们说——人要向前看，不该回头的……

有些背影，在那一次分别后，便成了永远。印象里最深刻的一帧，不是那张五官清晰的脸，而是融入黑夜里的那个“背影”。我依旧记得他拍了拍我的肩，吐出“再见！老赵！”那是一句多么轻描淡写的话。我只是不动，怔怔地注视着那一袭黑衣，悄无声息融入夜色。街上的路灯，照亮了迎面而来的人流，却照不清他那宽阔的背影。那一别，便成了永远。我再也没见过他的背影——人是会变的，朋友也会走散，那些我曾笃定不会离开的人，只剩下背影，未能化作青烟，反倒成了一枚扎进回忆深处的烙印。

有些背影，曾那么清晰可见。三轮车的轮胎“咿咿呀呀”不停地滚动，我坐在车后的小太师椅上，也“吱吱呀呀”地唱着幼儿园新学的曲子，“门前大桥下……”奶奶挺直着身板，穿着花花绿绿的大袄子，她迎着风，像一棵树，而我是只鸟，窝在她背后哼着歌。转眼间，当我再次回到家，奶奶已佝偻着腰，舀水浇灌坛子里的凤仙花。她扯了扯身上那件大袄，猛然发现，衣服不再贴身，空荡荡地挂在背上。她颤颤巍巍地招呼我进门，转身时，留下一抹弯弯的背影——那棵大树，终究被岁月压弯了枝干。

有些背影，我曾看不见——那是我留给母亲的背影。年少贪玩，一放学，我用了书包，一溜烟就往外蹿，妈妈总在门口叮嘱我注意安全，早些回家吃饭。我撇了撇嘴，头也不回地去隔壁家玩儿，嘀咕着咋这么烦，就知道催催催……我总是那么急不可耐，留给母亲的，永远是一个匆匆的背影，直到我这只“小鸟”终要离巢远飞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离家。她站在我面前，又叮嘱着我注意安全……这一次我没有嫌她念叨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我憋红了眼，咬咬牙，拖着行李箱走上扶梯。我不敢回头，怕再一次对视，伪装坚强就会不攻自破。于是，我也留给了她一个决绝的背影。

各种各样的背影，他们陪着我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别离。我学着面对，希望下次记住的是他们清晰的面孔，而非那冷冰冰的背影。

## 花开时，念友人

■何静楠

四月将至，校园里的玉兰，正一朵朵地醒过来。从教学楼的窗棂望出去，素白的花瓣轻轻舒展，露出星星似的嫩黄花蕊，衬着那光秃灰白的枝干，倒像冬意还未全然褪去，春就先怯生生地探了头。友人在旁轻语：“原来玉兰是先开花，再长叶的。”我望着那树花怔怔点头，是啊，玉兰的花期，总伴着先花后叶的执拗，等繁花落尽，这一树的春，便也悄悄收了尾。

我总爱循着花香，打捞记忆里的玉兰。初中的校园缩在市中心，寸土寸金的地界，挤着小学与初中的校舍，却偏生藏了满园的花，玉兰是最寻常的那一种。年少的日子，心都埋在卷册里，偶有闲暇，便与同窗追着跑着，哪里懂赏什么花的妍媸。春日里从玉兰树下匆匆走过，总见硕大的白花坠在泥地上，绕着操场再走几步，又能撞见粉玉兰，花瓣是渐变的，根处艳艳的，像少女晕开的胭脂，娇俏得很。那时我们都叫不出这花的名字，只蹲在地上捡花瓣，摸着那软软柔柔的质地，见有的花瓣边缘沾了腐痕，便异口同声说：“花都掉了，怎么没叶子？”笑作一团后，又故作老成地叹一句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说着便把花瓣抛在风里，嘻嘻哈哈地跑远了，少年不识愁滋味，只把春光作寻常。日子就这般在玉兰树下掠过，还未等我们看尽第四年的花开，毕业的铃声，就响了。

毕业那日，我习惯性往窗外望，那株曾缀满白花的玉兰，已亭亭地生了满树绿，苍翠欲滴的，像把夏日的浓荫，都揉进了枝丫。我总爱把一些细碎的事物，当作记忆的锚点，那年初夏的别离，便被这抹绿牢牢拴住。少年的遗憾原来也简单，不过是没考上心仪的重点高中，不过是没能和最好的朋友，守在同一方校园里。

而今望着大学里这株玉兰，指尖仿佛能触到时光的凉。从当年惊觉“无叶花先开”，到如今，竟已过了近十年。我和故友，也隔着山水，许久未曾好好说说话。曾经一个眼神便懂的默契，在岁月的流逝里慢慢淡了，那份珍贵的友谊，像被封进了陈旧的木匣，竟不敢轻易打开，怕一掀盖，就漏了满室的生疏。

风拂过，又有几片玉兰落下来，白得和记忆里的分毫不差。我俯身拾起，忽然又想起那句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玉兰落了，便化作养分，滋养着来年的花，岁岁年年，从未失约。青春亦是如此，那些并肩走过的繁花时光，那些藏在花香里的情谊，从来都不是逝去，只是换了一种模样，留在了生命里。我总疑心时光太晚，疑心我们早已不是当年树下追跑的孩童，可心底的惦念，却从未淡去。终于，我试探着给她发了一条消息，字句斟酌，像当年第一次递纸条那样忐忑——其实我一直都在留意她的近况，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还好，玉兰还在，它是我们的契机，就像十几岁时，两个少女并肩望着同一株花，如今，我们依旧望着同一轮春光里的玉兰，只是隔着几座城市，隔着一方小小的手机屏幕。

所幸，花在，人在，心也还在。我的笔，还能为此份跨越山海的情谊，落下温柔的墨痕。我依旧爱着春天，爱着这鲜花次第绽放的春日，爱着如鲜花一般美好的人。春天啊，你这般温柔，这般美好，总让人心生欢喜，总让人感知，所有珍贵的相遇与相伴，都从未走远。

后来我才知晓，玉兰的花语，是友谊长存。原来从年少时那一眼初见开始，这株花就早已为我们的情谊，写下了最美的注脚。

绽放  
丁听声  
画

## 二月兰

■沈骏骛

小时候，外婆家附近的田埂边有一片淡紫色的野花田。微风拂过，那如星子般的小花汇成片片轻柔的波浪在和煦的阳光下起伏。上了中学的哥哥告诉我，这是二月兰，又名诸葛菜。

为什么叫诸葛菜，是因为这花可以炒来吃吗？年幼的我怕哥哥嘲笑，不敢把自己的疑问说出来。后来我跨越山海，见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，也看遍了耀眼夺目的繁花。可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片记忆中的花海，都永远停留在我内心最柔软的位置，从未被遗忘。我喜欢坐在河边晒太阳，看着粼粼波光前垂钓的老人，看着周围小朋友嬉戏玩闹。那时的空气里混合着泥土的清香，我的身旁是那片淡紫色的花

海。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。

每年春天，我都会去看那片花海。直到初夏将至，花朵逐渐褪去鲜红，和周围的层层绿色融为一体。我知道，等明年的春风吹起，它们就会苏醒。而我，还是会时不时走到河边，看着眼前这片绿色，期待它们来年再次绽放。

听闻浙大的二月兰开得正旺，成片的淡紫色缀满校园的小径。于是，我带上相机，奔赴这场与“二月兰”的十年之约。远远地，那一片淡紫色的海浪在明媚的阳光下静静摇摆。不与枝头的早樱争艳，不与河畔的郁金香比美，它包裹一身紫色的浪漫，安静悠然地绽放在树影下。我蹲下身子，静静地看着那一颗颗玲珑小巧的花蕾。恍惚间，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某个春天。原来，它们一直默默坚守在我的时光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读了季羡林先

生的作品。他在散文中提到了“二月兰”这种植物，二月兰之所以也叫诸葛菜，是因为它属于十字花科诸葛菜属，而它总在农历二月初前后开花，故又名“二月兰”。我想到了那片田埂边的花海，它们没有等到我长大，却温暖了我记忆里的每个春天。

听闻浙大的二月兰开得正旺，成片的淡紫色缀满校园的小径。于是，我带上相机，奔赴这场与“二月兰”的十年之约。远远地，那一片淡紫色的海浪在明媚的阳光下静静摇摆。不与枝头的早樱争艳，不与河畔的郁金香比美，它包裹一身紫色的浪漫，安静悠然地绽放在树影下。我蹲下身子，静静地看着那一颗颗玲珑小巧的花蕾。恍惚间，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某个春天。原来，它们一直默默坚守在我的时光

## 滨水故人

■黄钰丹

“叔叔，妹妹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？”“滨，就是我们房子前的那条江啊……”

多年以后，当我在城市的某个失眠夜晚想起这句话，窗外的霓虹正将夜空切割成斑斓的碎片。我闭上眼睛，试图从记忆深处打捞那条江。

如果它还在，此刻会是怎样？

深秋的风最先知道答案。它从远处的山峦俯冲而下，穿过枯萎的稻田，在江面上打了个旋，然后一头扎进岸边的芦苇丛。那些芦苇便活了，灰黄与霜白交错的海洋翻涌起层层波浪，沙沙的声响像极了时间的私语。几只白鸭从芦苇深处冒失地钻出来，笨拙的身体在冷风中瑟缩，扑棱翅膀时溅起的水花打碎了江面的平静。涟漪一圈圈散开，荡向对岸，荡向更远的记忆深处。

然后是石头。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石块，划出笨拙的抛物线，砸进水里。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水花四溅，受惊的鸭子扑腾得更厉害了，嘎嘎叫着逃向远处。栏杆边趴着几个孩子，探出大半个身子，争着

说自己扔得更远。他们的争执声清脆而尖锐，像极了江面上跳跃的阳光。直到一声“吃饭啦”从岸边那些矮小的房子里传出来，孩子们才一哄而散，脚步声“咚咚咚”地敲击着地面，敲击着那个年代。

江边的泡泡总也吹不完。大大小小的，透明或泛着七彩的光，悠悠地从孩子们嘴边出发，掠过江面，飘向对岸的树梢。阳光穿过它们，折射出光怪陆离的世界。而江水里，一个穿着墨绿色雨靴的老人正稳稳地站着，泥点子溅在他黝黑的小腿上，开出一朵朵深色的花。他手里的网兜精准地探入水中，再提起时，银光闪烁——小鱼小虾在网底蹦跳，偶尔还有几只惊慌失措的小蟹。孩子们围拢过来，叽叽喳喳像一群小喜鹊。老人伸出长臂拦住他们，皱着眉头，用两根手指捏着那些破烂，远远扔进垃圾堆。

春节前后，天气反而暖融融的。江边成了露天的作坊。年轻力壮的小伙们

卷起袖子锯木头，木屑散发着清冽的香气。一旁，棕色的大木盆里躺着一只刚杀的土鸡，滚烫的热水还冒着袅袅白气。中年妇女挽起袖子，别起散落的刘海，专注地拔着鸡毛。她的手指修长却不再光滑，但动作依然麻利——先是拔去长羽，再把鸡身浸入热水，细细地清理那些藏在皮下的细毛。不远处的搓衣板上，另一双手正在揉搓一件紫色暗纹背心，泡沫从搓衣板的缝隙滑落，跌进江水，转眼就被冲散。

除夕夜，饭才吃了几口，孩子们就端着碗溜出门。他们在江边的老树下摆好小木凳，围成一圈，比赛谁吃得快。挑食的把青菜偷偷扔在地上，立刻引来几只土鸡，迈着滑稽的步子跑过来抢食。小男孩们趁机踢上一脚，鸡们惊慌失措地四散，又很快聚拢回来。正闹着，突然一声脆响——不知谁的碗摔在地上，碎成了几瓣。空气瞬间凝固，小女孩呆呆地站着，脸涨得通红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大人们从屋里涌出来，正要开口，一个苍老而温柔的声音响起：“碎碎平安，碎碎平安，没事的。”老婆婆颤巍巍地走过来，粗糙的手掌轻轻拍着女孩的背，把另一

碗饭塞进她手里。那一刻，连江水都似乎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又继续流淌。

夜深了，烟花升上天空。金色的火花在漆黑的夜幕中炸开，映在江面上，也映在仰起的兴奋脸庞上。孩子们张着嘴，看着那些光点坠落，熄灭，最后化作几缕轻烟仓促溜走。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看，天上有好多星星！”于是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头顶。转瞬即逝的烟火散落在夜幕中，宛若化作了点点繁星，安静地挂在老树的枝桠间，一闪一闪，仿佛从未离开。

刹那间的绚烂值得被看见，静谧的永恒同样值得被铭记。就如那汪江水，静静地流着，流过芦苇，流过童年，流过所有回不去的时光，就这样无声地注视着新一代又一代人。

墙头的瓦片早已坍塌，倒下的枯树干上爬满了青苔。曾经稚嫩小手扒过的栏杆锈成了废铁，被荒草掩埋。江呢？江被粗粝的石块和泥土填满，上面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草。风穿过这片新的陆地，再也吹不起涟漪。

孩童已长大，大人亦变老。

原来，滨水不存在永恒，而我们自己就是回忆里的故人。